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第二十三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二十三冊目錄

抗敵戲劇 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編輯 福州：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出版

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	一
第一卷第五期	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	四七
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七三
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三一
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一七三
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九年三月	二二一
第二卷第二期	一九三九年四月	二六五
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一九三九年六月	三〇五
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三九年十月	三六一
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三九五





第三四期合刊目錄

深入軍隊演劇的探討

紀零

台下演員

欽文

怎樣導演(續完)

啓肅

如何利用汽燈

蔣海溶

「盧溝曉月」(獨幕劇)

舒謙

不買膏藥旗(獨幕劇)

心平等

生死線(五幕劇)

陳啓肅

本團各巡迴隊演出的一覽(一續)

閩北劇壇動態

最近本團組織系統及負責人員

致讀者

抗敵戲劇

第三四期

廿七年七月廿日出版

編輯者：編選股

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

發行者：抗敵劇團

福建省抗敵後援會

啓：凡本刊出版經

售訂閱等事請直函

本團黃毓華君接洽

團址：福州環城路

電話：四八四九號

代售：國內各書店

本期零售國幣八分

定價	全	半	期
一年	八	四	四
半年	四	二	二
季	二	一	一
角	角	角	角

每逢十日出版

「盧溝曉月」

（獨幕劇）

舒謙

寫此劇的動機，是看了本年五月某日的報載：我軍反攻盧溝橋的消息。可知我們失陷的任一地方，名義上雖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而事實上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隨時都可予敵以痛擊。演出的時候，需要向觀眾說明，免有以作者的幻想為責。

最近各地演出盧溝橋劇本，多數誤把「盧」字作「蘆」，這一點，請閱中報圖書特刊第二六一期中的圖四，及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張其昀先生在大公報發表的證明文章，自可釋然。

為紀念七七抗戰建國週年，一口氣伏案寫就，諸多不免疏忽之處，有待以後修改。

地點：盧溝橋

時間：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下旬

人物：曹向曦——游擊隊長 二十八歲

楊君惠——游擊隊員 二十五歲

馬傳新——游擊隊員 三十二歲

老頭子——附近鄉民 六十多歲

趙乃武——漢 奸 二十七歲

日兵一二三四

日軍官一二三

游擊隊員一二三四及一大隊。

佈景：台右是盧溝橋御碑亭，亭後是盧溝橋斜跨永定河直至

台左後角，台前是河堤，堤上幾株垂柳，堤前一條公路，左右端均可通過橋面。御碑亭內之石碑，「盧溝

曉月」四字，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亭頂掛日本國旗。

幕開時，下弦月在台中，離開地面不高。

日兵一在亭中打瞌睡，槍是斜靠在胸前。

天剛亮，四圍寂靜，曉風吹着垂楊和河流，微微的波動着。

動着。

些時，曹向曦由河內偷偷的爬上堤來，楊君惠和馬傳新由台右公路邊捉摸到，兩邊各自示意，共向亭中撲來，將日兵一封住口，繳住槍，把帶來的繩子縛住，日兵一雖掙扎，但已無用，馬傳新拔出手鎗欲擊，曹

向曦止住。

曹向曦 別開鎗。

馬傳新 叫他(指日兵一)去見閻王不好嗎？

曹向曦 不能開鎗，給敵人聽見到了，可麻煩得多。

馬傳新 這怎麼忍耐得來？

曹向曦 這不是忍耐，我們的子彈應當寶貴的。

楊君惠 但是，曹隊長，不殺死他怎麼辦？(綁住日兵一)

曹向曦 他(日兵一)已經失去了武力，他變了俘虜，我們不應當殺害他。

楊君惠 但是我們的同胞，被他們殘殺的，也未免……

曹向曦 這是對的，不過我們得認清楚，我們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他的軍閥，對於日本士兵，不能一概的說都是壞的。

(日兵一似懂得曹向曦的意思，表示感激，可是口裏塞了棉花，不能說出話來。)

楊君惠 (點首)唔……

曹向曦 (抓出錢看)現在得把他(指日兵一)的軍裝脫下來。

馬傳新 幹嗎用的？

曹向曦 這時候，鬼子兵的隊長快要來這兒巡查的，要是來的時候，沒有看到他，(指日兵一)一定會更多麻煩。

馬傳新 那末曹隊長的意思……

曹向曦 我的意思是他(指日兵一)的軍裝脫下，由楊君惠

穿上，裝做他的部下，等他到近了，照剛才的樣子把他抓住。

楊君惠 我不願意當鬼子兵。

曹向曦 這是我們的計策，不過一點時間，等抓到了鬼子隊長，我們在這兒的時間便多了，就可以活動了。

楊君惠 別的事情可以做，祇是這件事……

馬傳新 曹隊長，這件事的確難做到，我想……

曹向曦 你想怎麼樣？

馬傳新 我想就把這個鬼子兵捆在這石碑上，鬼子隊長遠遠的看來，當做他的部下還在，不就走了嗎？

(日兵一聽到這裏，表示着急)

曹向曦 但是老馬，你要知道，鬼子隊長是從這邊經過的，他還要到那一邊(指橋的對面)巡查的。

馬傳新 反正我們是伏在石碑後面的。

曹向曦 可是我總覺得不自然，捆在那兒，他跑近了看到，一定會防備的。

(馬與楊想不出話)

曹向曦 (又看錶)時間快到了，快點做吧！

楊君惠 好，我來就是。

(鬆開日兵一的縛，楊君惠把他軍服脫下，隨即穿上，馬傳新仍把日兵一捆住。)

曹向曦 好了，現在得把他(指日兵一)帶走。(向堤下吹口

兩個游擊隊員爬上堤。(你們兩個把他帶到隊部去，不要殺害。)

游擊隊員二 是(拖日兵一由左下。)

曹向曦 (對楊)你現在也裝做打瞌睡的樣子，等鬼子隊長來了，就是叫你，可以不答應。我和馬傳新伏在後面帮你把他抓住。

馬傳新 (望台左)來了，來了，是鬼子隊長來了。

(楊君惠坐在前日兵一的位置，朝台左裝睡；曹與馬都伏在石碑後面。)

(日軍官一由台右上來，到亭中，見其部下在瞌睡，罵一句「巴個鴉魯」，怒打一峯，楊君惠怒火中燒，跳起，出其不備，將日軍官一打落地下，曹向曦與馬傳新亦跳出幫楊，照樣把日軍官捆住。)

楊君惠 他媽的你憑什麼打我？(又給一拳，隨將日軍帽脫下。)

日軍官 (知是上當，欲叫無聲。)

楊君惠 (把軍服脫下，朝日軍官)媽的，你認得老子嗎？

馬傳新 就把他(指日軍一)結果了吧！

曹向曦 我想……(望台右)哦，那邊不是有人來嗎？

(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台右，馬傳新一邊綁住日軍官一，一邊拔出手鎗，曹與楊亦取出手鎗準備。)

曹向曦 (些時)是我們的人，看，那個年青的，手裏不是拿

着一條柳枝嗎？(說後，便在地下拾起柳枝舉起。)

(游擊隊員三帶一老頭子上)

游擊隊員三 曹隊長，李老伯要見你。

曹向曦 呵，(趕向前，接住老頭子)李老伯，久不見了！

老頭子 向曦，你好吧！

曹向曦 沒有什麼。一向承老伯幫助，使得我們的工作得到不少順利。

老頭子 那裏的話，同是為民族爭自由，用不着客氣的。(進了亭，感慨)想不到今天又看到你們，又看到盧溝橋了。

曹向曦 李老伯，你是住在這邊的，不可以常常來嗎？

老頭子 那裏，日本鬼子不准我們到這兒的。(見日軍官一)

呵，鬼子隊長抓到了，剛才他(指同來的游擊隊員)告訴我，今天在這兒……我特地來告訴你們一件事兒。

曹向曦 什麼事？

老頭子 (因日軍官在旁不便說)把鬼子隊長帶走。

曹向曦 好，(對游擊隊員三)你把他帶到隊部去，等我回來發落。

游擊隊員三 是。(挾鎗帶日軍官一下)

老頭子 (呼了一口氣)現在，盧溝橋上沒有了敵人的足跡。

曹向曦 李老伯，您老人家這樣興奮！

老頭子 從去年七月廿七日，二十九軍撤退以後，到現在……

快要一年了！

曹向曦（亦感慨走出亭）盧溝橋在這一年中間，始終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之下過着日子，今天，（見日本的國旗）今天……唔，敵人的國旗還在……

（大家均走出亭）

楊君惠 媽的，把牠拉下來撕掉。（將日本國降下，用力撕碎）

馬傳新 我想應當把我們的國旗掛上。

老頭子 對的。

曹向曦 那末到什麼地方要？

老頭子 我家裏有。

楊君惠 您家裏有？

老頭子 是的。

楊君惠 您怎麼存得來？

老頭子 有什麼存不來？盧溝橋誰然被佔去，但隨時隨刻都在我們的手裏。我是老了，老也有老的用處，我不是給你們通過多少次的信嗎？就說我自己罷，我今年六十多歲了我生出來的時候是中國，死的時候不能死在不是中國裏！

馬傳新 這才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

老頭子 很多人都看我老了，沒有用了；就是敵人也是這樣想。可是，我就乘這機會進行我的工作。（忽有所憶）

呵，我倒忘了，你們知道沒有？

曹向曦 知道什麼？

老頭子 是，我還沒有說，我告訴你，這邊有一個趙乃武，你認得他嗎？

曹向曦 趙乃武……我知道這個人，可是沒有見過面。

老頭子 當然哪，你們那能和他見面？

曹向曦 怎麼呢？

老頭子 你做的是什麼事，他做的是什麼事……

曹向曦 他做的是什麼事？

老頭子 他做的是什麼事，這還用問嗎？這時候做的事情不是救國，就是賣國。

曹向曦 難道他當漢奸？

老頭子 可不是？這狗娘養的，他過去不是還在學堂裏唸書？想不到，他現在會「認賊作父」。替敵人做牛馬，做走狗，敵人要女人，他就去想法子，敵人要糧食，他會想法向老百姓要後轉賣給敵人。

曹向曦 唔……

老頭子 可是他對我還談得來，他看錯了我，以為我沒有用了，而我會討他的脾氣。有時由他口中可以聽到一點稍息。

曹向曦 真的？

老頭子 真的。昨兒晚上我又看到他很忙的樣子，又在僱用

粗工，聽他說是敵人有大批軍火運到北平去。

曹向曦 哦！您有聽他說什麼時候可以運到嗎？

老頭子 這……這倒沒有聽到。

曹向曦 那怎麼好？

老頭子 你覺得怎麼樣？

曹向曦 因為……但最好您老人家能探出實在的時候，我們

容易下手！

老頭子 這樣子好不好？我想法子騙他到這兒來，你們要他招供出來！這狗東西不能再讓他活下去了，因為有了他，敵人在這地方得到了許多便利，但在我們同胞方面所受的苦就太厲害了，這種人一定要滅掉，我們沒有機會下手，只好由你們來解決。

曹向曦 只要您能夠把趙乃武騙來，我自然有辦法。

老頭子 那……要用什麼法子騙他來呢？

曹向曦 您想想看有比較妥當的。

老頭子 我請他帶我來看看盧溝橋，因為他這小子最會自誇自大，從前說過，駐在這橋頭上的敵兵他都認識，我就刺激他，要他帶我來，爲了他說過包在他身上。這盧溝橋被佔了以後，是不許中國人通過的。

曹向曦 就這樣好了，請您快點兒來。

老頭子 好。（健步下）

楊君惠 曹隊長，你要那小子來幹嗎？

曹向曦 這關係很大，要是我們等下進攻敵人兵營的時候，敵人的軍火剛運到，運軍火一定是有敵兵保護的。他們來斷絕我們的後路，一定要失敗的。

馬傳新 那怎麼辦？

楊君惠 沒有怎麼辦，毀滅敵人的軍火也是我們的工作的一部分。

馬傳新 這是當然的，我是說我們得想法子。

曹向曦 我們最希望他們能夠在我們進攻敵人兵營的時候來的。

馬傳新 那不是我們的後路被截斷了嗎？

曹向曦 不是這樣說，因為敵人的軍火先到的話，我們去攻擊，那末敵人兵營裏一定會知道，也一定會來攻擊我們，這與我們所計劃乘敵人沒有防備加以突擊的策略有些不對；要是軍火後到，我們已經發動突擊敵人的兵營，別的地方的敵兵一定會趕來增援，我們不能再待在這兒等毀滅敵人的軍火，這不是失掉了一個好機會？所以我希望能同時到，我們派隊伍，分別擊破，敵人就無法互相救援，就同歸於盡了。

馬傳新 這是對的，依我的意思，我們突擊敵人的兵營是既定的策略，時間到的時候就發動；要是敵人的軍火先到的話，我們也加以毀滅，同時也提早攻擊敵人的兵營，好在我們是已經佈置好了，不過要通知他們一下，必要

的時候得提早發動。

楊君惠 不錯，但是毀滅敵人軍火的這一任務，現在也應當準備。

曹向曦 好，那就由你去一下，跟徐分隊長和胡分隊長說，請他兩位負責這個任務，在我們發動之先，敵人的軍火來的時候，可以毀滅，要是在發動以後，就沒有需要了。

楊君惠 是。（由右下）

（曹與馬在台上沉思，過了些時，馬望見老頭子與趙乃武上）

馬傳新 老頭兒來了，還有一個一定是那個漢奸。

曹向曦 （亦見到）我們快伏在這兒。

（兩人拔出手鎗都伏在石獅的石欄後）

（遠遠的就傳來老頭子的聲音）

老頭子 （未出場）喂，乃武，你不要騙我，等會給日本兵趕走了，那才沒有意思哩！

趙乃武 （未出場）不要緊，包在我的身上。

（趙先老後，徐步來了）

老頭子 （帶着嘆聲）好久沒有看見盧溝橋了，你瞧，月亮還掛在樹梢哩。

趙乃武 （見到月）真的，李老伯，今天是初幾？

老頭子 你真傻，這時候還見到月，一定是在下旬了，要是在初頭，早就看不到了——今天是二十二。

趙乃武 老人家（不服輸的）就是這一點比別人好。（望御碑亭，見無日兵，便疑起來）今天爲什麼沒有日兵站崗？老頭子 應該在裏面打瞌睡，或且到別地方玩玩去。

趙乃武 沒有的事，我來查看。

（趙乃武走近石欄，曹與馬雙舉手鎗現在趙之前）

馬傳新 不要動，舉起手！

曹向曦 不要作聲！

（趙舉起手，忙無所措，馬傳新將其緝住，老頭子現喜色，旋即正色。）

趙乃武 （對老頭子）這怎麼啦？

老頭子 怎麼啦，你才知道！

趙乃武 呵？李老伯，原來是你……

老頭子 我怎麼樣？

曹向曦 李老伯，您不要和他閒談，您只問他敵人的軍火什麼時候到。

趙乃武 這……這我那兒知道？

老頭子 你不知道，你這狗娘養的！說！

趙乃武 李老伯，你是好人，平常我看您重……

馬傳新 媽的，還不說！（用柳條鞭之）

趙乃武 哎吓！哎吓！

曹向曦 不准叫；快點說，要不然，一槍打死你這漢奸！

趙乃武（恐慌極）我說，我說，請你們把鎗收起來。

(曹略把手鎗背在後面，仍是監視着)

老頭子 你得快點說！

趙乃武 李老伯，饒了我吧！

馬傳新 媽的，還不說！(舉起柳條)

趙乃武 哎吓！我說……是六點半有二十部軍用車會經過這裏。

曹向曦 (看了錶) 那不是就要到了吧？

趙乃武 是的，就要到了。

曹向曦 你怎麼知道？

趙乃武 昨兒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日本谷野中佐告訴我的，還叫我預備五十名的粗工，和六十人的稀飯。

曹向曦 哼！

馬傳新 媽的，你為什麼做鬼子的龜孫子？

老頭子 中國得罪了你什麼？你這樣狼心狗行，認賊作父，

你的十八代祖宗都給人家臭罵……

曹向曦 李老伯，現在別說了罷！我們的時間快到了，這小子給他砍掉罷。

(曹向曦下吹口哨，跳上兩游擊隊員來，背大刀)

曹向曦 (命令兩人) 把他拉去砍掉。

(趙乃武面色如灰，不能說話，呆呆看李老伯的面，兩游擊隊員上前綁走，近堤邊，揮刀砍趙，趙即撲落堤下。)

(楊君惠上)

楊君惠 曹隊長，徐分隊長和胡分隊長那邊都準備好了。只等你的信號。

曹向曦 好。(馬傳新) 馬傳新，時間快到了，你下去領導弟兄們吧！

馬傳新 是。(下堤去)

曹向曦 (對老頭子) 李老伯，你怕嗎？

老頭子 我怕什麼？今天能看到我們殺敵的日子，我是多麼的興奮呵！(向懷裏取出國旗) 我這面國旗，保存得很久了，今天把牠掛起來吧！

曹向曦 (雙手接住，向楊君惠) 楊君惠，(等楊接旗後) 升旗！

(楊君惠把國旗搭好，慢慢的升起，曹與老頭子都立正，旗升後，大家恢復常狀，曹看錶，些時，遠處有汽車聲，曹便向衣袋裏取出自來火和鞭炮，燃着，一聲轟，曹緊握住老人的手。楊君惠從台右奔下；堤下馬傳新帶一隊人員過橋伏住橋上，堵截敵人過來。此時橋的對面喊聲震天，喊殺聲與手榴彈聲不絕，橋上的人亦衝過去；台右巨聲亦起，表示敵人的軍火車被擊，全台除台左外均紅，曹自己警戒台左，老頭子興奮極點！)

老頭子 中華民族的兒女呵，起來吧，把強盜趕出去，把強盜趕出去！中華民族解族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台右有男女羣衆帶着武器下，衝過橋，喊殺不絕。不

久時間，炮聲及喊聲漸低，橋上馬傳新並一羣游擊隊員綁住日軍官二日軍官三及日兵二日兵三日兵四等上，曹向曦亦至台中央。）

馬傳新 報告隊長，敵人的兵營已經完全擊潰了，我們俘來了兩個鬼子軍官，和三個鬼子兵，當場擊斃五十幾名鬼子兵，和五個軍官，兵營全部毀滅。

（楊君惠亦帶一隊游擊隊員由右上）

楊君惠 報告隊長，敵人的二十部軍火車完全被我們擊毀了，押車的鬼子官兵都當場被他們自己的炮彈炸死了，一部份沒有爆炸的軍火，我們已經運走了。

曹向曦 是。（轉向大家）諸位弟兄們，今天我們成功了。盧溝橋已經克復了！我們還得繼續奮鬥下去！在敵人沒有趕出中國國土之前，我們的工作是不停的。現在要敵人的軍官和兵士跑在我們的國旗之下，給他們看看，到底是誰跪在誰之前，中華民族絕對不向別人屈膝的。（轉令敵官兵）跑下！

（敵官兵只得跑下）

（由橋上及右邊來了我們的游擊隊員，帶着戰利品，唱着示威歌，向左下）

（台上人員亦和唱，漸漸的移動，綁住敵官兵徐徐走了）

幕

民二七、七、七。

Eb 調

$\frac{2}{4}$

示 威 歌

亦庚作詞
呂驥作曲

（勇敢地）

1 1. 1 | 5 1. 3 | 5 — | 5 0 | 2. 2 2 0 | 0 0 | 0 0 | 0 0

今天 是 我 們 的 世 界， 兄 弟 們， 一， 一 二 一。

3. 2 | 1 2 | 3 2 | 3. 0 | 5 5 | 5 3. 2 | 3. 5 | 6 0

排 成 隊 伍 向 前 進， 舉 起 我 們 的 武 器，

1 1 | 1 6. 5 | 4 2 | 5 0 | 6 0 0 3 | 5. 6 | 5 0

衝 破 敵 人 的 防 線！ 去！ 跟 漢 奸

2. 3 2 0 | 3 5 3 2 | 1. 2 | 3 5 | 6. 0 | 1 1 |

走 狗 日 本 強 盜 決 一 死 戰， 爲 着

1 7. 6 | 5 — | 3 0 2 | 5. 5 | 6 5 | 1 — ||

民 族 的 生 存， 請 他 們 都 滾 蛋。

附 示 威 歌

台下演員

敘文

許多做了四個多月民訓工作的同學，都說訓練民衆的工作中，最容易收到功效的是歌詠和戲劇。別的工作：壁報，未識字的民衆看不懂；漫畫，意思表現不多；講演，許多民衆都還不會聽慣，很難引起興趣，家庭訪問，怕得訓練員是去抽征壯丁或者強募公債的，發生誤會，往往閉門拒絕，或者故意說謊；座談會，在未經訓練的民衆，簡直無從做起。只有歌詠和戲劇，不必怎樣號召，一知道在那里演戲，或者聽到歌聲，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就都會得遠遠的趕來。

戲劇本是民衆運動的利器，這在先進的國家，早已實驗過。原來戲劇是各種藝術的總和，可以在佈景中表現圖畫，在對話中表現歌唱，舞台是建築的表現，音樂是隨時可以伴奏的；所以容易吸引觀衆而獲得效果。而且，這比文學容易使得觀衆發生共鳴作用；因為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看，又可以聽；文盲不能讀書，却可以看圖畫；只有目不識丁的人，並無目不識畫的民衆。

不過，在方言非常雜，國語未曾普及的我國，戲劇的推行，也是阻礙重重的。又因我國的文字是單音的，無論怎樣說得緩慢，總是不容易使得觀衆聽得一目了然。照已下鄉去演了「打日本鬼子去」的同學的報告，當「張大嫂」被暴敵摧殘以後，抱着已經刺死了的「小寶」發瘋，觀衆中的婦女應該深切的慨歎着表同情的時候，出於意料的他們反而哈哈的大笑。這實在是使得演員失望氣憤的。她們居然現出這種麻木不仁的情形來，不消說，是因為沒有了解劇情的緣故。她們對敵我的觀念本是很稀薄的，演員的話，又因為沒有學過國語，領會不到意思。——一般看慣舊戲的人，原是只會得看些佈景，聽聽聲調藉以悅耳的。

要消除這種缺憾，我以為不該專從台上演員全說方言上着想；如果到一處要說一處的方言，做演員的固然太為難，也是不合於藉戲劇運動以普及國語的原則的。

記得以前還只有無聲電影，片子上面不加中文說明的时候，北平的真光電影院曾經請人專在台前按幕解釋，使得未識外國文字的觀衆，能夠充分的了解劇情。杭州也通行過這辦法，都收到了相當的效果。我又見過，有個演馬戲的劇團，表演時常常有人扮着觀衆在台下發言，一面解釋，一面讚美，於無形中盡力的助長觀衆的興趣。

本來，戲劇中的丑角，和魔術家的助手，這種雙簧式的表現，為的無非是怕觀衆不大明白用意所在，故意於無形中多方說明的。因此我想：凡是到知識程度低的民間去演劇情複雜的戲時，都應該另外有個演員在台下，好像原是觀衆的在那里自言自語從旁解釋，使得觀衆能夠切實的了解劇情，不至於發生誤會。自然，這種台下演員，要是能夠說當地的方言的。

怎樣導演

(續完)

啓 肅

同時導演者需要徵求演員的意見，對於劇本，對於劇的演出，最重要的是對於所担任角色之意見。假如演員已有相當的演劇經驗，且知道他平常做事是比較客觀的，那也可以向他問，對於所擬定的角色是否適合，若依他自己看來，全劇中他担任某一個角色最適合的等等。但此種問法，是需要注意的，因為當演員的大半有兩種，一種是有了一些經驗，眼中無人，自視甚高，又不明了當演員應負的責任，不當主角心上不高興，他也許會大胆向導演提出自己願意担任某一個角色——主角，即使不明白提出，你分配他担任比較輕一些的角色，他心上不快樂，一點不肯努力，乃影响到全劇的演出；另一種人胆小或是缺乏經驗，對於導演有絕對服從的優良天性，但因為是絕對服從，他不會提出意見，更不敢持出自己所覺得可以担任的演員。故筆者提出上述問話時，最好能明了某個演員平常做事是很客觀，他的話才是為導演者的根據，不然的話，還是要導演者自己來發掘，問話的結果便等於空了。

(五)套話時注意什麼 擬定了演員後，便可開始套話，導演者套話時應注意的是(一)語音：語音正確與否，在演出時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話劇的演出，傳達情緒最重要的工具是說話，如說話的語音不正確，會使人聽不明白，生不

快之感，這便會影響到劇的情緒的發展；(二)語調：這包含三方面，(1)是否流利：有的人每一字的讀音完全無誤，但是一大串的說下去，便顯出生硬，聽不入耳，這是需要加以相當時間的訓練，有時也許會訓練不來，那必需即行更調演員；(2)字的輕重是否適當：一句短短的話，爲了字的輕重的不同而發生了絕不相類的情緒，如最簡單的語句「你看」兩字，重音在前，說時你字拖長一點，成爲「你——看」，是表現商量的神氣，底下還有未竟語——「好不好」或其他的意；重音在後，音調短促，那便有些責備的口氣，底下有「怎麼弄成這樣」或其他的意。故字音輕重非加以注意與研究不可；(3)句的輕重是否適當：此處所謂輕重，與上述字的輕重的意思全不一樣，在這裏所謂句的輕重，即是說，在整個對話的發展中，某些句應特別加輕(低聲)某些句應特別加重(大聲)，某些句普通，但爲了輕重程度的不同，便生了種種不同的情形。例如，有些演員對某一句話說得還不夠重，就要他加重，太重了就得減輕，此種輕重似乎漫無標準，但又好像在天枰上量過的一樣，太重不興，不夠重也不興(三)音色，這是先天的，無法改變，當發現某個演員的音色不能任某個角色時，除了調換沒有別法。上述幾方面，在套話時都是非常重要的，導演者必須切實注意，加以改正，都能滿意

後，套話算完畢。

(六)排演前的準備 在開始排演的時候，導演者最重要的責任乃在於演員的位置與大動作，故在未開始排演時，導演者必先有一種準備：與負責佈景設計的人先商量如何佈景，繪製平面圖，然後，把整個舞台搬到腦中，幻想着整個劇的發展的過程中，各階段演員的位置與大動作，這當然只是一種假定，事實上難免有些變更。這裏有兩種方法可以應用，一種是單在腦中稍為計劃一下，俟排演時再臨時改進，一種是先作詳細的計劃，並將每個演員的地位先畫出來，然後排演。據說，歐陽予倩先生導演時是用前者，洪深先生是用後者。此兩種方法均可採用。另一方面，應與負責道具設計的人商量，使大道具先行準備好，作為排演時之應用。同時導演者最好能決定一排演程序表，俾工作能有秩序在進行。

(七)後台各部門設計的商討 在決定演員之時，即可決定後台各部門設計的人員，對他們說明全劇的各方面，像對演員所說明的一樣（當然，關於表演方面不必涉及），使他們明了劇的中心思想與導演者的處理方法，然後由他們去研究與設計，到將開始排演時，就可召集他們，由他們報告他們的設計，在這裏導演者最重要的注意點為：（一）設計的與劇的情緒與思想有無矛盾或不適合的地方；（二）處理的方法是否適當；（三）如何強調劇情；（四）各部門的設計有無矛盾，能否聯繫；及（五）他們所表現的精神是否一貫。後面兩種尤

為重要，導演者應切實注意，加以改正。

(八)排演 排演時導演的重要責任是指示演員的位置與大動作。位置的適當與否，在強調劇情與立體的美術（所謂立體的美術，就是指佈景，燈光，道具等襯托之下，演員所排列的位置的美觀而定）均有很大的關係，位置排列若是太呆板，則全劇的精神會顯得死氣沉沉，若使無秩序的移動，則全劇又會顯得紛亂。同時位置的移動，亦是非常重要的，最先劇的情緒重心是集中於某一角落，而欲將其移動到另一角落，若移動的手法不適當，則會使觀眾得到極不自然的感覺，同時暴露了導演者的低能，因之位置的決定與移動，均需慎重決定，不可馬虎。大動作與演員的位置有密切的關係，大動作不適當，即使所指定的位置非常好，亦是無用的，更且大動作因為其大，故觀眾比較容易注意到，其影响所及，更為直接的，故非嚴密注意與考慮不可。至於用何種方法來決定位置與大動作，這不是筆墨所可以說得出的，只能意會。所以這方面的成敗的程度，就看導演者的天才與經驗了。

大動作純熟之後那便是小動作的練習了，本來，小動作的大部份責任是由演員自己來負擔的，導演不過是給以一些指正吧了。然而普通的情形，反而弄成導演的重大責任乃在於小動作的改正。這是錯誤的，因為演員是人，不是機械，他自己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天才與意見，若使導演者將許多小動作都嚴格限定，則演員將無發展天才的機會，同時